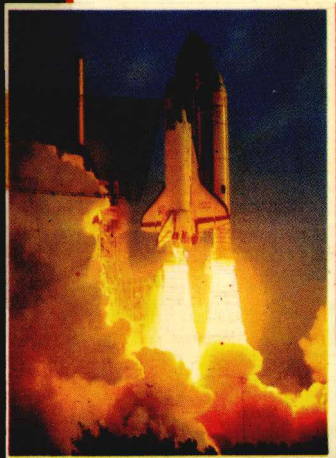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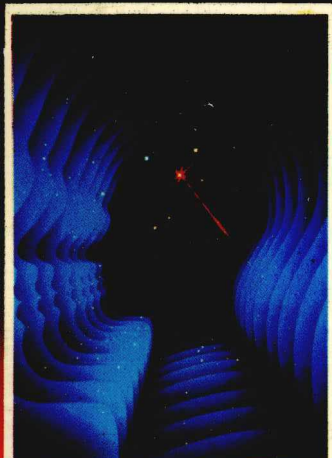


神秘幽灵岛

—— 中国科幻小说精选

王晓达 主编



SHENMI YOULINGDAO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宗昌 谢增桓

封面设计：李焕伦

技术设计：金 平

责任校对：青 云

神秘幽灵岛——中国科幻小说精选

王晓达主编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资中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19.25 插页2 字数400千

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3000册

ISBN 7-5364-1922-8/G·460

定 价： 7.45 元

目 录

郑文光	天 梯	1
童恩正	遥远的爱	64
叶永烈	正负之间	94
王晓达	神秘幽灵岛	108
金 涛	土拨鼠传奇	173
刘兴诗	毒云人	195
谢 础	夜空奇遇	242
嵇 鸿	博士死亡以后	273
吴 岩	日 出	281
黄人俊	穿 越	289
曹 建	危 机	309
袁清林	瀚海深处	326
王 川	偷龙换凤案	369
嵇 伟	不要问我从哪里来	385
覃 白	我借少女一双眼睛	401
余俊雄	魔城奇遇	447
李 镇	海盗的永生	462

董仁威	分子手术刀	497
迟 方	火凤凰	515
冷兆和	怪 声	533
金 平	故土难离	536
华 达	莫名其妙	580

天 梯

一

玉带岭迤迤东去。在那平缓的山坡上，山谷里，密密匝匝地长满云杉、红松、柏树和樟树，它们躯干高大，枝叶繁茂，织成绿色的大网。这是树的海洋，一片原始森林。亚热带的原始森林和北方不同，八人合抱不过的大树，枝丫横生，藤萝密布，怪石嵯峨；地上青苔斑驳，阳光照到之处，草深及膝，落叶铺成绵软的厚垫子。森林里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鸟类，从早到晚，喧闹的鸣声不绝于耳：啄木鸟的笃笃声，喜鹊的吱吱喳喳的叫唤，野雉的咯咯的啼鸣，杜鹃的凄凉的歌唱。草丛深处，时时掠过色彩斑斓的豹子的身影和七间狸矫捷得有如闪电的踪迹；树梢头，长臂猿在嬉戏；蟒蛇懒洋洋地盘绕在大石

上……

密林中，一座竹子搭的棚屋里，住着老猎人蒙其福和他的妻子。他们有两个孩子：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。男孩叫海仔，十四岁；女孩子叫关春，十三岁。

噢，这是多么活泼、健壮、水灵灵的一对孩子啊！皮肤黝黑黝黑的，一年四季都裸露着的胳膊是灵活有力的，一双水银珠子似的眼睛总是滴溜溜转，永远红润的嘴唇一天到晚挂着笑意，一双永远是光着的双脚羚羊似的敏捷和矫健。兄妹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仿佛一对孪生儿，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子，一道溪水里的两滴水珠，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，一个窝里的两只百灵。

他们上学，每天来回得跑三十里的山路。刮风下雨，从来如此。不过现在放暑假了，他们不用天不亮就起床，匆匆忙忙赶路了。他们可以惬意地在森林中游荡，装上弩箭去射七间狸啦，掘好陷阱捉豹子啦，支起丝网逮野雉啦，等等。兄妹俩还有一手绝招：用一种粘性非常强的黏胶逮云雀。在林间空地上，用两根涂满黏胶的木棍架成十字形，十字架下缚好一只活动的小老鼠。目光敏锐的云雀就会从天上直扑下来，一下子被黏胶粘住，再也挣不脱了。

森林是喧闹的，又是幽静的。爸爸早出晚归，妈妈整天忙着操持家务：种菜，养鸡，养猪，侍弄园子，够忙的啦！兄妹俩……

这时候，森林里来了两位客人。

一位长相还十分年轻的阿姨和一个小男孩，由乡里的干部领着，到森林哨所来了。

这小男孩长得白白净净，一副城市人的打扮，两只眼睛怯生生的，对一切都感到新鲜。他差不多跟海仔一般大，却总不肯离开他妈妈身边。老猎户那头非纯种的狼狗阿卡摇摇尾巴，要舔他的手时，他甚至吓得躲到椅子背后。阿卡的眼睛蔑视地瞥了他一眼，仿佛说：“多么畏缩的男孩子呀！”然后快快不乐地躺回屋角去了。

妈妈和兄妹俩忙活了好一阵子，把西屋收拾出来了。母子俩就住在那儿。妈妈告诉兄妹俩：“没事儿别打搅刘阿姨。她是位作家，要在我们家住一个时期，呼吸呼吸大森林的空气！”

“作家——就是成天坐在家里的吗？”海仔缩缩鼻子问。

“是写书的。”妈妈低声说。

“写小孩看的书，还是大人看的书？”海仔又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妈妈说完，又补充一句：“去吧，把晓晨——就是那个男孩子，带着玩玩！”

傍晚，爸爸回家的时候，显得很高兴。他把一瓶珍藏了好久的“三花酒”打开了，酒香飘了一屋子。又吩咐海仔妈妈做几个菜，炒了一大碗野鸡肉和熏野猪腿，殷勤地邀请客人喝酒。教海仔大吃一惊的是，女作家虽然是秀秀气气的一个“墨水瓶儿”（山里人对“知识分子”的称呼），却捧起那个沉甸甸的大青碗，咕嘟嘟地喝了一气。爸爸赞许地点着头，立刻又谈起大森林里飞禽走兽的故事来了。

海仔和关春不知听了多少遍了，可总也没个够！大森林好比一本大书，他们觉得永远也读不完。不是吗？有经验的猎人，从地上的细小脚印就可以知道前面有一只什么野兽走过，

是豹子还是山猫，多大的个儿，过去了多少时候。当草丛簌簌发抖的时候，他立刻可以判断出是不是有一条蟒蛇，或者里面藏着一窝兔子。爸爸只要喝了酒，话就自然而然从那张胳膊胡子包围着的嘴里，瀑布似的倾泻而出。他这个老猎人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不曾看过呀？你见过遮天蔽日的两群黄蜂的大战吗？他就见过。他也见过一大群蚂蚁片刻之间把一只垂死的狐狸啃得只剩一副骨架。

女作家刘阿姨静静地听着，神情专注，眼睛里露出惊讶的神色。那个叫晓晨的男孩子呢，却一点儿也不怯生了，他一个劲儿地说：

“伯伯，下回打猎带我去吧！”

“你不怕？”老猎人挤了挤眼睛。“老虎躲在草丛里，两只眼睛象两盏绿莹莹的灯，一闪一闪的……”

“你别吓唬我！”晓晨噘着嘴说。“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

“行。”老猎人夸赞道。他把孩子拉到身边，打量了他一会儿，喊道：“海仔，关春，过来！”

其实两个孩子就在他身边。他们笑起来。

“你们要带着这小朋友去认识大森林，啊？”

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！兄妹俩拉着小男孩的手，说：

“明天，我们去岭上！”

“当心，遇上野兽。”海仔妈妈叮咛道。

海仔做了个劈砍的动作，说：“我请它吃一砍刀！”

女作家也笑了。她似乎很欣赏兄妹俩。不错，她自己的孩子秀气，文静，像小姑娘一样。可是这猎人家庭的兄妹俩，才

真正是大森林的孩子呢！他们是这个森严壮丽的大自然哺育出来的，他们似乎和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她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够这样……

二

第二天，晓晨还在睡梦中咂巴着嘴唇呢，突然妈妈把他推醒了。

“晓晨，快起床！蒙家兄妹来喊你了。”

晓晨忙不迭穿了衣裳，拿上妈妈给的一只面包，背上水壶，头戴草帽，就和兄妹俩上路了。两个小猎人打扮得十分利索：海仔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副绑腿，有模有样地把香云纱裤腿捆住了；身上背着一把长约五尺的大砍刀，那红绒线编的刀缨斜斜垂在腰间。他妹妹关春，两根朝天小辫儿用红头绳扎着，身上斜挂着一杆老式的、枪筒很长的猎枪，细细的枪筒直指天空。兄妹俩都一人一双草鞋，鞋尖还有个小红穗儿。那只细腰身的非纯种狼狗阿卡在他们脚前脚后地转着。

晓晨却还是一副城里孩子打扮：白衫，蓝短裤，一双草绿色的球鞋。

海仔打量了他半晌，皱皱眉。

“穿上长袖衫、长裤吧，森林的蒺藜、剑麻、葛藤可厉害呢！”

“那，你们光穿草鞋？”晓晨不服气地问。

“我们走惯了山路。你还得练一练。”

他们沿着蜿蜒的山道斜斜向上。关春在前面开路，晓晨第

二，海仔在后面。海仔边走边说：

“穿软底的草鞋有个很大的好处，不小心踩在毒蛇身上，它不感到疼痛，不会咬你。穿别的鞋子……”

“那我怎么办？”晓晨问道。

“你踩着关春的脚步走。”海仔停下来，用他的大砍刀在路边一丛竹子里砍下一根拇指粗细的竹棍儿，递给晓晨：“碰到草丛，用竹子拨拉几下，这就叫打草惊蛇。”

两个孩子关于大森林的知识是这么丰富，晓晨只有张大嘴巴听的份儿。一路走，海仔说个不停，他告诉晓晨，那株相思树上啾鸣的是鹪鹩鸟，在草丛中像水车轱辘那么骨碌骨碌响的是山鸡，在蓝蓝的天上高高飞的是山伯劳——用黏胶粘这种鸟最合适，可是海仔今天仿佛不准备再干这营生了。

“我们上对面那座大岭去。”他指指那高耸的、一堵墙似的暗蓝色影子。

“这么高！”晓晨吃了一惊，他甚至一个踉跄后退了一步，绊了一跤。海仔扶他起来，鼓励他说：

“慢慢走。那边的景色可好啦！树，有这么粗，”他边说边张开手臂，“五个人也合抱不过来。那边还有松鼠，好多好多松鼠……碰巧了，我们可以逮一只鹪哥，带回家教它说话，一早起来，他会说：‘喂，晓晨，早上好！’”

关春白了她哥哥一眼：“瞧你这得意劲儿！”

“那边山上有老虎吗？”晓晨怯生生地问。

“有。凶着哩，发起威风来，呜——”海仔眉飞色舞地说。关春把她哥哥拦住了。

“哥，你净吓唬人！老虎白天是不会过来的。它住的地方

还在深山里哩。”

海仔不再说话了。太阳从山垭里探出头来，红彤彤的，是一个响晴响晴的天。露珠干了，山坳里弥漫着轻纱般的薄雾。路，越发难走了。这一带，是红色的火成岩，到处是坚硬而细碎的砾石；路旁长着一丛丛、一簇簇的荆棘。晓晨小心翼翼地迈步，一不小心，裤子还是挂在荆棘上，一扯，撕了个大口子。

“歇歇吧！”关春说。她拉着晓晨的手，让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。晓晨摘下草帽，当扇子扇着；又从肩膀上卸下水壶，给关春：

“喝水吧！”

“不。我们喝这个。”关春指指山坡上一处渗出的泉水。她身手矫捷地抓住葛藤，一悠，就隐身在树丛中了。

晓晨忽然听到身边一阵簌簌响，回头一看，海仔和阿卡也不知跑哪儿去了。

他忽然感到大森林是这么喧闹：各式各样鸟儿的奇怪的鸣啼，山风掠过树梢的簌簌声，溪水的悦耳的叮当响，一霎时都来叩击他的耳鼓。阳光透过枝丫投射到地面，显得那样斑驳陆离。森林仿佛是一张伸展着的金色的大网，到处弥漫着松脂的香气、潮湿的青苔的气味和野花的淡淡的甜味。

晓晨又忽然感到他周围是这么空旷。他看着茂盛的草丛，似乎那里面隐藏着什么野兽；那根茂密的榕树后面，似乎隐藏着黑黢黢的鬼影；那岩石阴影的地方，似乎藏着一条毒蛇。他陡的出了一身冷汗，刚要张嘴叫喊，关春已经笑盈盈地立在他面前，手里拿着一枝浅蓝色的铃兰。

“噢！”他吁了一口长长的气。

关春容光焕发。她大概用泉水把整个脸庞洗了一遍。她的眼睫毛上还挂着水珠，黑黝黝的脸膛上，一双滴溜溜转的眼睛挂着笑意。晓晨忽然觉得她非常美，这是那种野性的、粗犷的、生气勃勃的美。是的，关春在森林中显然感到比在家里还惬意。她甚至轻轻地哼起一支小调来：

铃兰花儿在野地里开放，
晨露洗涤着她浅蓝的衣裳，
风儿轻轻吹拂她的腰肢，
阳光抚摸她的柔嫩的脸膛。
啊，美丽的铃兰的花儿，
你心中永远装着春天的希望！

.....

“关春，关春！”海仔的喊声从高坡上什么地方传过来。

“哎！”关春把两手围住嘴巴，高声答应着。

“你们上来！”海仔的声音里透着焦急。

“干什么？”晓晨也喊道。

关春把他袖子一拽，严肃地说：“上去！我哥不会平白无故喊我们的！”

他们顺着山坡往上走，路很滑，关春像男孩子一样，走在前面，一只手分开七岔八丫的枝丫，一只手还得拽着晓晨。才爬几步，晓晨就开始喘气了。关春怜惜地看了他一眼，正要说什么，上面海仔又喊起来了：

“你们倒是快点呀！”

“来了！”关春高声喊道，又低低对晓晨说：“蹬好！脚

尖用力，对，不要摇晃，身子往前，好啦！”

她仿佛替晓晨使劲儿，鼻尖上冒出一颗颗晶莹的汗珠。

两个孩子一步步走到海仔跟前。

海仔正在出神地了望着高处什么地方，毫不理会在他脚边蹭来蹭去的阿卡，嘴里喃喃说道：“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！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关春平静地问道，仿佛她一直站在哥哥身旁。

晓晨顺着海仔的目光看去，一下子就喊出声来了：“一块大白石头！”

“不是大白石头，”海仔庄重地说，“是一栋白石头房子。”

“房子？”关春觉得奇怪，“在这儿山顶上有一栋房子？”

“什么人住在里面？”晓晨问。

海仔摇了摇头：

“我从来没见过这房子。”

“我们去瞧瞧？”晓晨跃跃欲试。

海仔把目光扫过两个小伙伴，特别长久地停留在晓晨身上。

“要跳过一道溪涧，这得攀越一处丈把高的崖壁呢！”

“去吧！”关春思忖了一下，坚定地说。她掀起衣襟，露出腰间拴着的一绺绳子，“我们可以把晓晨吊上去。”

然后她头也不回地走在前面。阿卡也倏的一下窜过去了。

三

这是用近乎白色的麻石建的一座房子，一定经过风吹雨打很多年了，表面坑坑洼洼，石块与石块之间的接榫处，却仍然十分牢固。这些石块，虽然表面大体上是平的，但是从接榫处可以看出，它们并不是方形或长方形的，而是七棱八角的，只是每一块石块都跟它周围的石块如此巧妙地咬合在一起，过了多少年也不曾挪动半分。屋顶是大块的黑乎乎的瓦片铺的。屋脊的两端，高高飞起两个兽头。

三个孩子立定在房子跟前。大门是硬木制的，原先漆成黑色，如今油漆已经剥落，门上的钉锦儿和套在上面的大锁，也已经锈蚀不堪了。但是，令人十分诧异的是，门上还十字交叉地贴上两张封条，封条字迹也不大看得清楚了，那个圆圆的印章象是两个粉红色的、肮脏的斑点。

三个孩子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我们进去瞧瞧？”晓晨试探似地问。

海仔沉默着。他的脸色，就像风云驰骋的天空。在他的黑漆漆的眸子里，反映着他内心的激动和迷惘。哦，他，一个山林中长大的孩子，从六岁起就跟着爸爸进山，八年了，却一点儿也没有料到这儿有一座阒无人迹的石屋，孤零零地立在山坡的荒野之中。

关春也沉默着。她回顾着石屋四周。这是一片林间空地，阳光从枝叶繁茂的树梢透过来，给这周围的环境增加一种光怪陆离的色调。躯干粗大的柏树、樟树和梧桐，巨人似地拱卫着

这神秘的殿堂。

晓晨抓住门锁，使劲儿一推，钉锦儿咣啷一声断了。他得意地望了两兄妹一眼。阿卡仿佛正等着这一下子，它立刻从门缝中钻了进去，毫不理会关春的大声喊叫。

“反正是没人住的空屋，我们进去瞧瞧吧。”海仔低声商量道。

关春却争辩着：“既然上了锁，那就是说，不许人进去。”

“瞧一瞧，”晓晨宽慰地说，“只瞧一眼。无论有什么金银财宝，我们都不动他的。”

他推开门，走进去了。海仔尽量不去看关春，低声说：

“我们也得进去。要不，他闯出什么乱子来，怎办？”

这间很大的、空空的石屋，当中有一个窄窄的天井，向上望，是一个四四方方的、蓝得叫人沉醉的天空。四廓，由石柱支撑着的屋顶下面，什么也没有。幽暗的屋角里布满蛛网和鸟粪，墙角长着绿幽幽的青苔。晓晨跑过去的时候，在青苔上滑了一下，叭哒摔了一跤。他龇牙咧嘴地爬起来。海仔和关春的紧张心情也松弛了。但是，为什么一栋空屋也加上锁？他们实在感到迷惑不解。

“谁加的锁？”海仔思索着，问出声来。

“一定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你没见，锁都锈成这样子了？”关春说，这个女孩子脸上，有一种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严肃神态。

“这屋子是谁的呢？”晓晨皱着眉头问。

三个孩子都隐隐有些不安。在密林深处的山坡上，有一座废弃不用的小屋，当初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屋宇宽大，空寂，含

有诡谲的气氛。他们三个紧紧挨在一起，巡视着空屋子。在后面墙角，他们发现一扇插着的门，却没有上锁。那只非纯种的狼狗阿卡正在门缝处嗅着，发出低低的咆哮。晓晨伸手就去拔门闩，一只手把他挡住了。

是海仔。这个山林里长大的少年猎手不知为什么特别烦躁不安。他经常出没在荒山野岭里，养成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，甚至可以说是超感官的第六知觉。有时，一头豹子从背后毫无声息地扑来，他竟然像是背后长着眼睛似地及时躲闪开身子；他甚至缩缩鼻子，就知道四周躲藏着些什么野兽。但是进入这间石屋以来，他忽然觉得他的感觉迟钝了，他的脑子也变得象石屋一样空空荡荡的了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晓晨不解地问，“这道门又没上锁，难道你以为里面会养着一头老虎么？”

“我总觉得……”海仔迟疑地说。

关春不吱声，默默看着两个争执中的男孩子。她理解哥哥，这个哥哥在独自一人面对一头华南虎时也没有发抖过，此刻却犹疑起来，想必有什么道理，但是晓晨的话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对。

“开吧！只看一眼，好吗？”晓晨和解地说。

海仔的手不由得松开了。

他从肩上卸下大砍刀，好像真有一头老虎要从里面扑出来似的。但是潮湿、发涨的木门在拔了门闩以后仍然卡得很紧，晓晨使劲儿憋红了脸也拽不开。他只好放下大砍刀，拽住门栓，和晓晨一起用力拉，看着两个男孩子脸孔涨得通红，关春差一点儿笑出声来，她想了想，拾起那把砍刀，蹲下来，把刀